

第五十八章 天牢欺弱女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因為監察院直屬皇帝陛下指揮，所以如今慶國的天牢不在刑部，也不在大理寺，而是設在此處，看管著一應重犯，戒備格外森嚴。天牢的地點離監察院並不遠，隻是拐個街角便到了，一旦有事，可以馬上支援。王啟年如今至少在表麵上，已經不再是監察院的一份子，但憑借著範閑手頭的那塊腰牌，二人竟是輕輕鬆鬆地獲取了看守的信任，進入了天牢。

天牢的兩扇鐵門悄無聲息地打開，全然沒有範閑想像中陰森的磨鐵之聲。負責看守的護衛仔細查驗過腰牌後，恭敬地請二位入內，然後又從外麵將鐵門關上。

鐵門內便是一道長長向下的甬道，兩旁點著昏暗的油燈，石階上麵略覺濕滑，但沒有一星半點素苔，看來平日裏的打理十分細致。往下走去，每隔一段距離便能看到一位看守，這些看守看著不起眼，但範閑細細打量，發現竟都是四品以上的角色。

不知道走了多久，空氣都變得有些渾濁起來，與周遭渾濁的燈光一融，讓人的感覺變得有些遲鈍，似乎此地已然脫離了清新的塵世，而是已達黃泉凶惡之地。

“請二位大人出示相關文書或是內宮手諭。”一名眼神有些渾濁的牢頭看了王啟年一眼。

王啟年對這個牢頭很恭敬，將範閑的腰牌遞了上去。牢頭看上去十分蒼老，臉頰兩邊的皺紋都已經擠成了被細水衝刷後的幹土壟一般，他接過腰牌，再看王啟年的眼神就有些怪異：“冬王。升官了？”

王啟年恭敬地一側身，讓出後麵被全身籠在灰黑袍子裏的範閑，介紹道：“今天陪這位大人前來審案。”牢頭發現看不清對方的容顏，但知道自己手上這塊腰牌的份量。點頭示意了一下，從桌上取出鑰匙，打開了身旁的門，一擺手請二人進去。

範閑一皺眉，心想難道呆會兒要隔著柵欄問司理理？他不願意在太多人麵前暴露自己地聲音，所以轉過身去，對王啟年眼神示意了一下。

王啟年微笑著搖搖頭。

看著身後的鐵門關上，範閑有些好奇問道：“你怎麼怕他？”王啟年愁眉苦臉說道：“他就是七處的前任主辦，一輩子都在牢裏過的，到了外放的年限。他居然寧肯回來繼續當個牢頭，說是喜歡這裏的血腥味道，您說這樣的人。我不害怕嗎？”

範閑打了個寒顫，心想這監察院裏果然是一窩的變態，當年母親出錢搞了這麼個怪物機構出來，也真不知道她是怎麼想的。

按照先前問好的，二人很方便地就找到了關押司理理地牢室。望著柵欄裏麵那個模樣媚麗的女子。範閑眉頭一皺，一個弱女子，被關在這樣可怕的一個地方。但坐姿神態卻依然鎮定自若，看來對方在北齊一定是受過訓練地角色。但旋即想到，看來司理理也並不是個真正的厲害人物，不然當初一定不會逃離京城，而是會自投羅網，胡亂攀咬幾個大人物，將慶國的朝政搞的日日不安。

範閑並不知道自己的推論與押送司理理回京地那位官員極為一致，他將軍在頭上的灰袍取下，望著司理理。溫柔說道：“理理姑娘。”

司理理早就知道欄外有人來了，今天剛到京都，便有人來開審，看樣子對自己還是極為重視，所以刻意擺出一副淡然自若的神情，但...沒料到竟然是範公子！

“範公子？”司理理無比詫異，卻強行忍住了自己呼叫地聲音。

“司姑娘，醉仙居一別，已有月餘，著實料不到再次相見，竟然是在這樣的場合之下。”想當初同床共寢之時，滿指香膩，口舌交纏，他何曾想過這個女子竟是北齊的暗探。

司理理不知道想到什麼，麵色一黯說道：“不曾想到，範公子竟然如此深藏不露。”

範閑幽幽歎息道：“瘦玉蕭蕭伊水頭，風宜清夜露宜秋。更教仙驥旁邊立，盡是人間第一流。本以為你我即便隻是逆旅中偶然同遊之人，也算是極有緣份。實在是不明白，為什麼姑娘忍心對在下下此毒手。”

這首詩乃是前世錢惟演所作對竹思鶴，講的便是個清高脫俗。範閑認為司理理既然名冠京華，素有才女之稱，一貫在眾人的惜愛目光中生存，應該骨子裏有些清高才對。他此時故意歎出，自是意圖弱化一下這名女探子的心誌。不料司理理竟是緩緩低下頭去，似乎沒有什麼觸動。

範閑再歎息：“卿本佳人，奈何作賊。”

司理理嫣然一笑，果然佳人如蘭：“公子能入此大牢見我，想來身份也不簡單，大家各自為主效命，何必多說？”

...

範閑絕殺詩歌歎息用畢，結果屁用都沒有，他苦笑想著原來不是每個女人都容易陶醉在這種場景裏麵，自己未免太荒唐了些，略略穩定了一下自己的心神，手上已經多了一罐小藥瓶。

他將小藥瓶扔了進去，冷冷說道：“這是毒藥，總有人來逼供的，如果你不想受活罪，自己吞服了去。”小藥瓶在幹草上滾了兩滾，在司理理的身邊停了下來，司理理揀起這個小瓷瓶，攥地緊緊的，她是斷然沒有想到，先前還溫柔可親的範公子，一轉眼功夫竟變成了一個誘惑自己死亡的魔鬼。

如果她願意死的話，當初就不會逃離京都。

範閑算準了這點，看著她的雙眼，柔聲說道：“既然你要殺我，難道我還應該疼惜你？你的想法未免也太荒唐可笑，既然我給你指了一條少

少吃些苦頭的道路，為什麼不謝謝我？如此怕死的人，怎麼也配做探子。”

司理理氣的緊咬牙齒，恨意十足地抬起頭來，一雙幽深的眸子穿透略顯凌亂的秀發，盯在範閑的臉上。

範閑臉上一片安靜：“舍生忘死這種話就不要多說了。其實你不是愚蠢的人，知道自己就算供出與北齊勾結的朝中大員，最後也是免不了一死，所以幹脆咬牙不說。”

司理理忽然覺著範公子說話的聲音越來越遠，越來越輕，卻越來越可怕。

“我不是朝廷的人。我隻是單純地想找到那個人，然後報仇。”

“我願意和你做個交易。”

“除了相信我，你再沒有別的路可以走了。”

範閑淡淡地說著，言語裏卻是陰寒無比，聲音越來越低，就像是在自言自語：“我是個不介意對女人用刑的人，因為你先想著殺我。同時我是個女權主義者，認為在生死鬥爭之中，男女雙方本來就是平等的。”

畢竟他從小就挖墳，表麵上的清逸脫塵並不能完全掩飾骨子裏偶爾爆發的陰鬱恐怖。王啟年沉默地離開，去讓那位牢頭來開門，同時準備一應相關的刑具。

...

無數聲弱女子的慘叫在幽深的天牢裏響起！

許久之後，範閑微微皺眉望著暈倒在幹草堆上的司理理，看著她血肉模糊的五指，臉上沒有一絲表情。反倒在旁邊一直默不作聲的王啟年心中有些異樣，他實在想不到如此清逸脫塵的一個公子哥，看見先前恐怖的用刑景象，竟還能如此冷靜，真不知道範大人臉上的溫柔下，掩藏著多少不為人知的冷酷。

“用刑要管用，至少需要五天的流程。”王啟年有些困難地咽下一口口水，低聲解釋道：“眼前這個司理理明顯是個新手，所以才會讓大人逼出一些情報，但歸根結底是受過訓練的人，一旦涉及到一定要保住的秘密，又承受不住身體上的痛苦，自然就會昏了過去。”

當那個恐怖的牢頭來時，範閑已經將自己的臉隱藏到了灰袍之下。牢頭開始佯著身子收拾刑具，一邊收拾一邊搖頭說道：“這位年輕的大人，用刑也是一門學問，你要在短短半個時辰之內問出來，這本身就是對我們專業人士的一種

侮辱。”

範閑一時氣悶，側著身子讓牢頭離開，看著他走遠了，才開口對王啟年苦笑說道：“看來還是交給專業人士來做吧，過幾日我們來等消息就好，我看此處的防衛，應該不會有人有能力潛進來滅口。”正準備離開的時候，司理理悠悠醒來，觸到手指傷口，痛的淒聲慘叫，平日裏在花舫上弄弦而哥的唇與手，今日手已毀了，唇中也隻能發出淒慘的聲音。

範閑微微一頓，回身隔著柵欄看了她一眼。

司理理咬著下嘴唇，滿臉蒼白，冷汗早已打濕了她的頭髮，兩隻眼睛像受傷後的雌獅一樣，狠狠地盯著範閑的臉，似乎想將他的容貌全部記在腦海之中。

範閑就這樣沉默站著看著她，王啟年知趣地搶先離開了一段距離。

“剛才我給你的藥瓶兒收好了，下次用刑如果真覺著受不了，就吃了它。”範閑第二次用死亡來考驗對方，語氣十分淡漠。

司理理此時終於忍不住哭了出來，恨恨望著他，眼光無比怨毒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